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九十上至下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監生臣楊以澐

謄録監生臣劉　楷

謄録監生臣陳長春

續後漢書卷九十上

元　郝經　撰

錄第六上

兵

兵道　兵制

兵之有書尚矣唐虞以來職在司馬以為政典至周而後大備時則有司馬法軍志軍讖軍勢等書及戰國專務于兵孫武吳起司馬穰苴之徒各著書名家秦焚

詩書尊法律而兵家益張漢興高帝令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及禄産專兵而盜取之自是雖將相大臣不得見其全而古制亡矣武帝時軍政楊僕紀奏兵録終莫能備至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捃摭遺逸凡韓信之所刋落者皆取之為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其中自太公孫吳司馬尉繚諸家外有神農黄帝封胡風后力牧鬼㝂蚩尤楚兵法師曠萇弘及范蠡

大夫種齊孫子公孫鞅魏公子等書漢書藝文志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齊孫子八十九篇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范蠡二篇大夫種二篇李子十篇娷一篇兵春秋三篇龐煖三篇兒良一篇廣武君一篇韓信三篇右兵權謀十三家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楚兵法七

篇蚩尤二篇孫軫五篇繇叔二篇王孫十六篇尉繚三十一篇魏公子二十一篇景子十三篇李良三篇丁子一篇項王一篇右兵形勢十一家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形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太一兵法一篇太一兵法三十五篇神農兵法一篇黄帝十六篇封胡五篇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鵊治子一篇鬼容區三篇地典六篇孟子一篇東父三十一篇師曠八篇萇弘十五篇别成子望軍氣六篇辟兵威勝方七十篇右

陰陽十六家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鮑子兵法十篇伍子胥十篇公孫子五篇茁子五篇逢門射法二篇陰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將軍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强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蒲苴子弋法四篇劒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雜家兵法五十七篇蹵鞠二十五篇右兵技巧十三家則亦槩見古法董卓刼還流遺道路遂皆亡之且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史于兵制皆凡而不

目今故弋獵殘缺推本于六經左契子史折中兵家定經制明道義辨正譎要終八政補前史之未備而著于篇

兵道

上古俗安於道而無爭心道大則天下歸之故天下之命在道而不在兵自黄帝以兵帝天下湯武以兵王天下桓文以兵覇天下秦漢以兵爭天下而後天下之命始在於兵然必本於道以佐其命不恃兵以逞而自斷

其命得道則興失道則亡於是天下之命仍在於道而不專於兵矣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道以仁義配天地兵之道亦仁義而已仁所以生民而保天下義所以治民而定天下有害而亂之則必以兵故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而不仁不義則兵以威之爾於蒙之上九曰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昧而不義則擊而禦之不自為不義而為寇也於師之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

咎有害民者文告以討之不極兵威也於豫曰利建侯行師兵以順動則天下皆悦之矣於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上順天道下應民心雖以兵取天下革命可也故兵以除殘禁暴一本仁義合天之陰陽用地之剛柔撥亂遏惡以安天下殛邪錯枉以正天下滌去舊汚以新天下糞除蟊賊以平天下建中立極以定天下推恩施惠以活天下爰治天討而行天誅開廓正大不用譎計不尚功利以止殺為武不黷為威存道命

保天命救民命此二帝三王之兵也逮周之衰謀用始作漸棄仁義趨詐力然有先王之遺澤魯莊公欲與齊戰曹劌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原注凡兵錄引用經子史傳事與紀傳注相參故不重出其未見者則各注本文下晉侯將伐虢士蔿曰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

也亟戰將饑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楚莊王勝晉于邲潘黨請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以無忘武功王曰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原注武王克商作頌皆成

王時周公所作載戢干戈一章時邁卒章也戢聚櫜韜也言武王戢藏干戈不用所謂止戈為武也武奏大武以祀武王之樂歌也其三賚大封於廟之樂歌也敷布繹陳也綏萬邦屢豐年桓首章也其三三篇其六六篇　按周頌武王之樂歌時邁執競武酌桓賚六篇與此次第不同蓋楚樂歌之次也

是雖未純乎道猶資道以為命依放仁義而用節制以就功利不一究武以逞詐力去文武為未遠王降而霸矣德又下衰彊大折并閼鬬劇戰號稱戰國隹兵而崇詐力以為篡弒奪攘之具善孫吳之詭譎角儀秦之傾危逞起翦之殘忍以善用兵能殺人為賢謂仁義為迂遠而濶於事情今年斬首幾

萬明年斬首幾十萬積骸為城釃血為池二帝三王之遺民展轉鋒刃之交而幾斷其命於是孟子荀卿各著書言兵道推本仁義以明先王之志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梁襄王問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曰天下莫不與也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者可乎孟子對曰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齊宣王問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

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

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

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

也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惠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又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

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彊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又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

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彊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

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荀卿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也荀卿曰不然臣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

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爾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臆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

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兑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磐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爾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子孫自賊

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斾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好士者

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爾若飛鳥然傾則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劒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趍百里中試

則復其戸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刼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衆彊長久之道謹案荀子作是最為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

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爾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趍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

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爾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荀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叅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

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

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傃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謳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趍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趍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征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

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自孟荀之說出揭然仁義之道白日正中天下後世知有二帝三王之兵兵家剎雜功利之術自為小道矣漢興高帝滅秦入咸陽見秦宮室欲居之張良曰秦為

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質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帝乃還軍灞上及自漢中出而平關中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帝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帝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

曰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漢卒取天下以此兩人言得用兵之道庶幾湯武之事也其後漢四百年言兵道者二人曰董仲舒魏相仲舒相江都王王問仲舒曰粤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粤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

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碔砆之與美玉也魏相上書宣帝諫伐匈奴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巳不得巳而起者

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帝遂止後卒臣匈奴是皆合乎先王之道與孟荀氏之言者也故凡用兵得其道者謂之正兵黄帝勝

炎帝禽蚩尤舜征有苗夏征有扈湯放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周公平三監宣王平淮夷皆正也若齊桓公之伐楚秦穆公之伐晉晉文公之勝楚楚莊王之討陳晉悼公之服鄭吳夫差之入郢亦正之次也歷戰國及秦二百年而無正兵惟樂毅之伐齊無忌之救趙頗有名焉至高帝伐秦滅項周勃誅祿産亞夫平七國光武討王莽兵始復乎正三國剥裂曹氏攘竊孫氏叨據皆非其正惟昭烈取徐州以討操依袁紹以討操勸劉表以討

操逐劉璋以祀漢征孫權以復讎諸葛亮使孫權以拒操挾周瑜以破操及受遺託南征北伐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期于興復漢室還于舊都復再伐魏繼之以死名義正大威德昭著湯武以來所未有也故兵之道仁義而已勝負得失有所不計故諸葛亮曰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彼不本於仁義以智力為必勝皆非先王之兵也

謹案此下闕兵制一篇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九十中

元　郝經　撰

録第八中

兵

兵陳　兵教　兵法　兵柄　兵將

謹案此卷闕兵陳兵教兵柄三篇

兵法

坤陰金殺道之兵也故履霜不治至於龍戰以弑君父

則必以兵戡定弭寧此誅討之原也坤衆雜亂坎水平
準惟齊非齊故坤坎為師此律令之本也王者體天法
道執權持衡整兵經武共行天罰謂之天討五刑五用
以為王法放竄誅殛征伐侵滅立威行政除殘定衆霜
露時降當殺而殺同夫天矣故易曰利用侵伐征不服
也不服則征服則舍之也利用行師征邑國治人而必
自治也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殲厥渠魁脅從
罔治也王用三驅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乘其墉弗克攻

吉義弗克而自反也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時發解悖必有功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窮兵於夷雖克憊也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伐遠示威以濟天下雖久而當賞其功也此槩言王者兵法之端耳周公定經制以夏官大司馬掌邦政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

平守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其廵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滛好辟命典禮

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欽不欽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其亂常干紀大逆不道乃告于皇天上帝遍告于諸侯禱于后土山川神祇造于先王然後命冢宰召大司馬舉九伐之法徵師

于諸侯使方伯會連率卒正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聘田獵無墮土功無燔牆屋無赭林木無屠六畜無踐禾黍無毀器械無傷老幼壯者不校勿敵若誤傷之醫藥歸之弒君父者誅其人汙其宮而豬焉其黨墓與弒者殺無赦既誅有罪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師各就國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不加喪不因凶不重怒明其道也逐奔不過百步

縱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哀憐傷病明其仁也芻蕘不滛市肆不易明其法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不爭貨利明其義也舍服釋降明其勇也不掩不襲明其正也知終知始明其智也時用時戢明其武也於是法明制定令行禁止德威惟畏刑措兵戢者幾四百年及犬戎斃幽王平王東遷不討申侯而戍母家三綱淪九法斁王法委地諸侯擅摧征討并滅遂専於大夫竊於陪臣孔子乃作春秋申明王法舉天子之禁以用周

公之制而尤謹於兵其戰陳皆不以為義彼善於此則予奪筆削以正之故君將不言師師王以狄伐鄭公伐邾晉侯伐衛是也將尊師衆稱某師師公子遂師師伐邾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是也將尊師少稱將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是也將卑師衆稱師宋師伐滕是也將卑師少稱人鄭人伐衛是也夷狄稱國舉號狄伐晉是也既定師師之制乃於侵伐圍戰敗入取遷滅襲追戍降獲克原情定罪以示其義而以深淺正詐為序伐

重於侵圍重於伐戰重於圍敗重於戰入重於敗取重於入遷重於取滅重於遷襲追戍降獲克皆其次也夫侵正法以其負固恃地故侵其地天子之禁有名之師也春秋以來皆非禁而無名特潛師掠境以相侵爾故凡書侵皆惡其無名也齊桓公以嫁蔡姬而侵蔡晉文公以曹不禮而侵曹至於召陵之役為蔡討楚天子之老率十有八國以賂而敗故特書侵自是諸侯無伯師尤無名内公并書侵者三皆以侵至大夫書侵者一諸

侯大夫并書侵者六皆以訖獲麟而不復録矣伐於正法聲罪致討也春秋之時摟諸侯伐諸侯以有罪伐有罪非九伐之正也然方之於侵公然用兵頗近正矣如蔡陳從王伐鄭齊桓公伐楚伐戎伐鄭晉陽處父伐楚救江皆近正者也如秦穆公作誓自責志於王道乃不克踐復為忿兵故焚舟之役貶而稱人曰秦人伐晉晉入三敗秦師不報乃宜而遽報之穆公不出始踐誓言故不責晉襄以嘉秦穆依常書爵曰晉侯伐秦此又與

奪之旨也其餘復伐屢伐佳兵長亂伐取伐圍伐戰伐入伐滅皆著其暴也夫圍正法所無也天子之於禽獸猶不合圍諸侯而擅興師徒環其國邑禁其樵采絶其往來不仁之甚也齊桓之圍新城晉文之圍許諸侯大夫之圍宋彭城諸侯之圍齊責其背華即夷侵虐小國則猶有辭如宋人伐鄭圍長葛至踰年而取之復何辭哉其暴甚矣至於公再圍成於封内大夫圍都城之費邱郕於封内則亂亡極矣夫戰兩軍皆陳兩兵相接肉

薄骨幷必其勝負兵爭之極敵國之事也故王者有征無戰莫之敵也諸侯無義戰不相征也自宣王戰於千畒王室不競而諸侯始相連兵以戰始則諸侯不臣而諸侯戰次則拒逆天子而王室戰至於四夷交侵而夷狄戰大夫竊國而大夫戰上下交戰內外鬬戰二百四十二年大戰四小戰三十二卒為戰國折入於秦匹夫崛起而盜賊戰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大小百餘戰而秦始為漢故春秋紀戰自內始曰來戰于郎戰于宋甲冑

起戎干戈省厥躬責已已爭弭兵之端也凡戰稱君師敗則稱師重衆也衆敗則師敗矣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志於戰則書及而內為主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是也從之則書會而外為主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是也曲直均則並序以戰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是也詐戰而勝曰敗戰則惡均敗則敗之者首惡也公敗宋師于菅晉人敗狄于交剛是也入者造其國都內弗受而强入也其義尤逆無

駭師師入極是也入國以其君歸則同夫滅不書滅而書入為滅之者諱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是也不與其滅而書入為中國諱狄入衛是也取非其有盜也先王分土以為世守削地益地在於王朝而諸侯擅興兵衆取邑取國王法所必誅也故凡書取不當取也先王疆理天下建侯樹屏各撫其封其辟難請遷王命遷之故利用為于遷國諸侯為之救患而遷之則以自遷為文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遷于夷儀近於義也奪其土地

逼而遷之則以强遷為文宋人遷宿是也不與蠻夷之遷中國亦以自遷為文許遷于葉是也凡遷不以義同夫滅也正法禽獸行三綱絶故夷其宗社祝其祚胤而滅之以為九法之極春秋以來小弱無罪而强大者興兵屠滅以為已有故為兵惡之極滅者無罪滅之者為首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滅國者五十於是齊楚秦晉土兼數圻魯衛鄭宋亦方數百里離為十二折為六七并為秖秦周遂亡矣掩其不備曰襲又詐於敗矣已去

而攝之曰追窮夫兵矣戰勝而禽之曰獲獲非其有也以能而勝之曰克克非其道也聚兵而守之曰戍據其要害而逼之也屈之以力曰降服之不以道也於是不惟盡違九法其專兵之禍有不可勝窮聖人既責諸侯大夫繩之王法以復天子之禁以為壞法亂紀皆自王朝始桓王以忿兵親將伐鄭替尊損威故不稱天以為非天討魯桓簒弒而不加討故終桓世不書王以為無王法至於遠國朝桓而去秋冬二時宰渠伯糾聘桓復

去秋冬〻二時當殺而不殺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不當殺而殺書隕霜殺菽推本坤陰金殺霜露凝肅道兵天威之所在以正王法之端嗚呼大經大法嚴矣哉

兵將

聖人作易反易坤坎以為比師比則一陽主五陰而位天位入君比民為比閭族黨鄉州之象也師則一陽主五陰而位臣位入臣帥師為伍兩卒旅師君之象也師出於民將命於君故反易相次也師之繇曰師貞丈人

吉無咎彖傳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衆正則治故可以王將能尊嚴故吉無咎衆正則有節制將嚴則有紀律君柔順以委將將剛中而應君仗大順以行險道舉王法以誅有罪雖傷財害民而民不怨悦以犯難民忘其死矣君將將故必能以衆正可以為王而後能命將將將兵故必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而後能出師則君馭兵柄將行兵法也將非其人而君不知

君不將將也不能制命而師失律將不將兵也故兵責將將責君先以衆正責王而後以丈人責將師之義備矣故舜之禹湯之伊尹武王之太公成王之周公宣王之名公高祖之韓信光武之鄧禹昭烈之諸葛亮皆君衆正而將剛中得貞丈人之吉者也將以剛為主軍事以嚴終而曰剛中而應者太剛則暴必過於殺戮必以中為德故居中軍號曰中權握機持衡尚謀貴義建用中道為兵司命其曰應者君以六五之正馭將將以九

二之中應君惟中乃能應正苟為失中即為違正故必剛中而應君將合德君不誅一無辜將不殺一不義共行天罰以致天討是以行險而順民從之吉又於諸爻推廣其義其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象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坤為地為衆坎為水為法水行而地為防衆動而法為制潰防失律其凶可知邲之亂次秦之遷延皆是也故驃騎之顧方畧李廣之無部伍皆不足法也其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象傳曰在師中吉承

天寵也王三錫命懐萬邦也在師專制師衆之命賞罰之權征討之規進退之義皆在乎將不畏懦而不及不窮討而過舉皆得中道遂能成功而承寵錫周亞夫趙充國馮異耿弇是也其六四曰師左次無咎傳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禹班師振旅齊桓公伐楚次陘欒武子從知范韓不與楚戰是也其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二為師故言將兵賞功之禮五為君故言命將帥師

之道政用一相兵用一將故權不分而能盡其材貳於其屬使監其軍或不置主將各為之帥皆危國喪師之道也長子既帥之復使弟子衆主之凶可知矣故馭將責君馭衆責將馭將之道一曰知人二曰禮任知人為難有剛而無禮者有勇而無義者有智而多疑者有謀而無斷者有狠而自用者有輕而欲速者有驕而輕敵者有貪而好利者有忍而嗜殺者有悍而中怯者有猛而易死者有質而無誠者有膠柱而不知變者有好奇

而不用律者有聰察而無學術者有學術而不能用者不知而將之上必誤國下必喪師有運運而深者有廓廓而大者有湛湛而靜者有耿耿而竒者有舒緩而善謀者有豈弟而得衆者有肅肅而嚴者有欽欽而謹者有神妙而不測者有縱横而無窮者不知而不用上必失人下必誤國士為知已用而禮任為重故出師命將君必齋三日謀於廟命將於庭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

轂曰進退惟時旣行出國門之外設營表置轅門閉門清道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不從中制亦不中覆使援桴死綏而不復顧身讒間不行賞罰不濫君知將材將獲君心任將之道備矣然後責將夫將智仁勇全夫達德而已故知彼己審曲直慮勝負識虛實見兵勢則為智重恩賞勤撫字愛士卒閔夷傷推誠信省力役則為仁仗節義重廉恥崇壯烈厲威武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桴而鼓

忘其身有死之榮無生之辱遇敵而身先之則為勇而
又士卒同甘苦暑不操扇寒不重裘雨不張蓋險必下
步軍壘成而後舍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思士
如渴從諫如流不自專不自伐不貪財不顧内不遷怒
不溢喜不妄動不輕敵謀密機深令嚴權重一心齊衆
按法制用奇正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
前獨勝於中為將之道也君盡將將之道將盡為將之
道則功成治定勝殘去殺而天下平君苟信讒而易將

如趙括之代廉頗則為不君將苟恃功而要君如韓信之求假王則為不臣君將皆失其道喪師殺身必矣故孔子作春秋凡用兵之際每責君將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則君不能將將將有無君之心鍾巫之禍兆於此矣故去公子曰翬師師疾翬所以累公也鄭文公惡高克狄入衛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名師潰而歸高克奔陳夫克好利治之可也罪惡已著廢之可也乃畀之兵使以

大夫為將暴露之而不名必使之自潰豈將將之道哉是自棄其師也故書曰鄭棄其師城濮之役晉侯執曹伯以致楚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及敗王使人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乃縊知其不可敵遂使子玉去宋可也子玉不從按兵誅之可也乃少與之師縱之使戰則其敗王自為之也責使自殺可乎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得臣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

累上也邲之役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林父不欲戰先縠不從以中軍佐濟為楚所乘晉師大敗林父為元帥不能馭其佐至於覆喪師徒則不足以為師故書曰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曰及者以林父為首惡也先縠專命僨軍誅之以徇可也乃仍使為帥故清丘之盟貶而稱人言僨軍之將不足為大夫也及名狄伐晉而始殺之不以討罪書曰晉殺其大夫先縠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敗則責帥誅則責

君端本清源治將之道也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趙盾曰辭順不從不祥乃還自反不縮知難而退禮義之將也故書曰晉趙盾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易所謂乘其墉弗克攻吉者也齊靈公卒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書曰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書重而特為之辭大其不伐喪也亦禮義之將也當是之時去古未遠在官則為卿大夫士在軍則為將帥偏裨以禮義為果毅以文德為

武功故晉作中軍謀元帥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以郤縠將中軍胥臣過冀見郤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以為下軍大夫襄公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反自箕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其置帥猶以問學德行況文武之盛乎蓋三代皆儒將不專以策畧武猛戰鬬為能委大衆於崛起武夫以詐力爭奪徼利就功為

賢也下逮戰國無復儒將如孫武吳起司馬穰苴孫臏策畧之將也樂毅廉頗白起王翦攻取之將也趙奢李牧守邊之將也漢興以來如曹參周勃灌嬰樊噲皆崛起之武夫子房居中為謀臣其學出於圯上之一編韓信登壇受鉞獨當一面為大將其學出於孫吳大抵皆陰謀詭道是以有愧於伊周不能為三代之儒將其後衛青霍去病出於奴僕姻婭驅中國以填陰區徼倖攻刼常有天幸又非張韓之流也光武起於諸生一時將帥鄧馮寇賈皆

有問學登功戢武各全始終有三代之遺風至於三國魏吳諸將皆以智謀材武為能而昧於大義惟孔明奬率三軍聲罪致討倡明大義巍然復見三代儒將雖未究武天下後世皆與為仁義之師故惟有道義問學可為大將凡智謀材武祇兵將爾雖然儒將不可復得兵將之良亦未易遇也若穰苴之嚴田單之智無忌之義亞夫之重充國之謀鄧禹之仁耿弇之共關羽之勇陸遜之術朱然之謹抑亦可以為將矣初高帝既禽韓信降封淮陰侯因問信

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帝曰如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爾帝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此韓信不欺之語爾論者遂謂高帝誅韓彭與項羽不用范增無以異非將將之君光武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為得將將之道殆不其然高祖起布衣提三尺指揮一時豪傑强大如秦悍勇如羽斃而滅之捐關以東盡與韓彭使各當一面握數十萬衆及敗成臯即

馳入趙壁奪信軍使信收趙兵未發者誅羽垓下即馳入信壁奪其軍封信於楚至於踞洗以名英布嫚駡以封真王械繫以折蕭何於張良則特稱子房而不名控縱一時人物襟度豁如臨終謂曹參可代蕭何王陵少戇陳平難獨任周勃可令為太尉安劉氏者必勃故史臣謂規模宏遠知人善任馬援謂無可無不可則將將之君未有如高帝者也韓彭之誅皆自取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況於反乎非帝不能全功臣功臣自不能全

也光武藉十二世二百年之基民方謳吟思漢故摧尋邑誅莽如拾遺拉朽鄧禹寇賈皆儒將素無韓彭豪健難馭之氣故得以柔道馭之全其始終諸將皆學術可為卿相置之朝列盡其材用致太平之業可也乃皆以列侯奉朝請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不任宰相政歸臺閣狭大漢之規模且勤於吏事而任其聰察諸將用兵則授之方畧如吳漢分營謂比勑卿千條萬緒豈將將之道哉故三代而下將將之君

莫如高帝光武次之其次昭烈諸葛亮三代之佐使討賊復漢竭力致死遺託之際乃謂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材君當自取宇量曠達復一高帝也曹操所用祇張遼程昱輩孫權之駕馭韓當陳武爾操有一荀彧而使之自殺權有陸遜而使之銜憤以死則亦無異項羽將兵之將爾烏足與語將將之道哉

續後漢書卷九十下　　　元　郝經　撰

録第八下

兵

兵地　兵機　兵氣　兵占　兵攻　兵守

譎兵　夷兵

謹案此卷缺兵地兵機兵氣兵占譎兵夷兵六

篇

兵攻

兵以不用爲武而攻爲下策故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輼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此攻之災也故知塋投机蔔偃親當矢

石而滅偪陽齊侯親鼓士淩城而克龍田單勵氣巡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而下狄克之未足為武也如諸葛恪之攻新城死傷塗地不克而奔流曳道路頓仆坑谷獲罪而殺身者則攻之災也故曰攻為下策然而有據城叛君畧地逼國負固拒命不得已而必攻者則亦有道焉德攻為上文王因壘降崇是也其次策攻晉悼公三駕服鄭是也其次勢攻孫臏趨魏都以殺龐涓是也其次術攻耿弇揚言破巨里出不意拔臨菑是也故

必先奪以攻其心夭關以攻其氣避堅攻瑕避實攻虛避顯攻隱避有備攻無備兵未盡集而乘之民未盡保而趍之津梁未發而渡之要塞未修而據之渠荅未張而逼之樓櫓未具而登之計慮未定而潰之技巧未施而壞之激而怒誘而出挑而撓之則禽寇克敵不損兵力不廢民命皆攻之術也咸無焉而一以力不足以語攻乃戮民之君殺兵之將也故城小而堅者不足攻攻之則咸致喪敗尋邑之於昆陽是也城大而彊則必攻

克之則無反顧之憂高祖之於宛是也有致命以死攻秦伯濟河焚舟是也有因間以襲攻韓信破歷下兵是也有背約以反攻高祖追項羽是也有以攻知守者韓信欲度陽夏而先攻臨晉魏果守臨晉是也有以守知攻者吳攻圍東南而亞夫使備西北果攻西北是也有以攻為守者張遼守合肥逆擊以挫孫權是也有以守為攻者王霸閉營不出以挫蘇茂是也有因其分而攻者公孫述攻吳漢是也有致其聚而攻者曹操破關中

諸將是也有開之使出而攻之者朱儁徹宛圍破韓忠是也有委之攻而奬之者皇甫嵩不救陳倉而走王國是也有攻其謀而勝之者陸抗破堰以却羊祜是也有攻其心而降之者寇恂斬高峻使軍師皇甫文而峻降是也若司馬懿之於新城無道急攻直指襄平則緩不攻皆因事制宜以取勝者故敵未可勝則守待敵可勝則攻攻乃守之幾守乃攻之策亦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故攻亦多術矣顧所用之何如因勢致勝其幾無窮

不膠柱而盡其變者皆善攻者也自晉人圍齊焚申池之竹木楚執燧象以奔吳師于麋始見火攻之說其後田單縱火牛擊燕楊璇燒布然馬平賊周瑜走曹操曹操破袁紹陸遜敗昭烈皆以取勝故兵家有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之法原注孫子火攻類火人焚其人也火積焚其聚也火輜焚其輜重也火庫焚其府庫也火隊焚其隊伍也又有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之用原注杜佑說自吳防山之水而滅徐復有水攻之說其後三家圍晉陽以灌趙漢兵水灌廢丘韓信囊水斬龍且關羽乘水禽

于禁曹操塹水克鄴城故兵家有絶水附水迎水背水之法又有流沫而待半渡而擊秉流而攻阻水而守之用原注孫子絶水必遠水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内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于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又曰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然水之不測不若火之鋭也夫背水絶地也韓信之勝亦徼倖爾非正法也夫攻為下策出於不得已也故好攻戰則必亡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為華督所弒姜維仇國黷武戰攻不已卒滅漢宗遵養時晦則時純熙矣弗戢者必

自焚也又凡攻戰取勝易守勝難戰勝而不自以為功益為外懼則勝之勝者也侈然謂莫之敵不能持滿定傾則桀克有緡而喪其國紂克東夷而殞其身晉厲勝鄢陵而名弒吳夫差勝艾陵而致滅宋王偃克齊而滅宋齊湣克宋而亡齊則勝乃所以敗也吁戰勝攻取之君可不戒哉

兵守

兵之為守尚矣凡建侯樹屏列之采衛皆以守衛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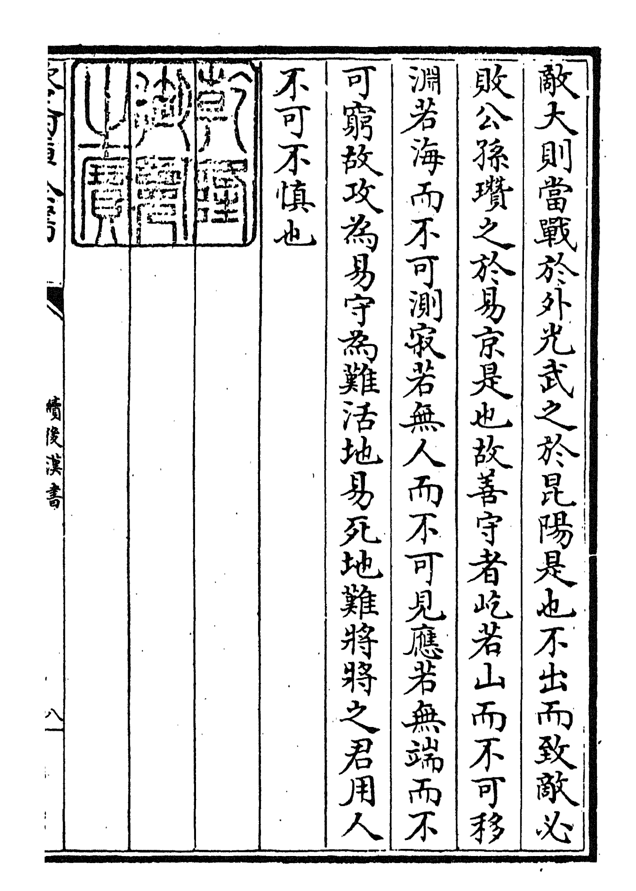
分鄉置遂賦之師旅皆以守衛京師設防會禁統之方伯皆以守衛列國邊徼則有戍役宮闈則有環列皆所以為守也故兵為天下之大閑謹其所守相為維扞則天下安且固矣孔子作春秋每致責於守土之君以存天下之閑天子守天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夷至於出居于鄭失其所守則不足為王城成周而所守愈隘不足以為京師是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以為閑也諸侯守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隣至於鄆潰而居乾侯失

其所守則不足為公浚洙而中城所守愈小不足以為都邑是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無以為閑也且社稷人民天子所授祖宗世守故不敢授人而自棄彊暴侵奪力竭弗支死之可也固結其民去而復國避之可也故國君死社稷曰滅滅之者有罪滅者無罪而為義其國滅而書奔者託於諸侯有復國之道而為權齊侯滅紀不曰滅紀侯之奔不曰奔特書紀侯大去其國既不能死社稷又不能固結其民而復國特悻然蔑棄宗社去

而不返爾故曰大去不當去也至於梁伯亟城而弗處民疲而弗堪為秦所取書曰梁亡自亡之也莒城惡恃陋而不為備一日而楚克其三都書曰楚人入鄆自取之也此天子諸侯守土扞城之大法也若夫戰攻於外則必有居守於內以為本根進有所恃退有所歸股肱心腹相為表裏故宣王外攘夷狄則張仲在內高祖戰滎陽京索閒則蕭何鎮關中光武戰河北攻洛陽則冦恂守河内昭烈保漢中爭荆州則諸葛亮治成都曹操

南征北伐則荀彧在許孫策轉鬭江東則張昭在吳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有居者誰守社稷叔出季處古之制也然必得其人則根本彊固無反顧之憂苟非其人未有不覆巢傾國夫差任宰嚭以政使太子與老弱居守而遠爭齊晉為越所滅關羽畀糜芳士仁以江陵圍樊而逼許雖為吳所襲所以晉文得原而難其守蕭何為萬世之功也至於城守拒攻將之事也守心為上守氣次之守兵為上守城次之心為氣城兵為城城心固

則氣固兵固則城固靜密專安內外如一無隙無瑕以主待客雖晝地守之可也況於城乎又必兵城備具薪糧足餘進有郛園退有停障遠有救援邇有間候嚋力多服明慎刑賞申飭教戒禁絶訛妄血視肉薄示之必死曹仁之守樊郝昭之守陳倉張特之守新城皆是也無入新兵共守隙開必敗文欽是也無以敵緩縱食食盡必危諸葛誕是也無以激怒出戰失守必敗曹咎是也無以誑誘易動動必見欺郝普是也且夫守貴知變



敵大則當戰於外光武之於昆陽是也不出而致敵必敗公孫瓚之於易京是也故善守者屹若山而不可移淵若海而不可測寂若無人而不可見應若無端而不可窮故攻為易守為難活地易死地難將將之君用人不可不慎也